



书页间的十四年——我的十四年编辑手记

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邓云贤

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，窗外的西安城已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。手边是一摞待审的稿件，淡淡的墨香萦绕鼻尖。这熟悉的气味，陪着我从一个对出版业满怀憧憬的“小白”，成长为如今能与作者深入沟通稿件、为一段文字反复推敲的“老编辑”。十四年，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却像一条蜿蜒的长河，河床上沉积的是无数文字的沙砾，还有那份从未消减的热爱。

我的故事，或许应该从更早说起。中学时代，我就是个“书痴”，尤其偏爱长篇小说。为了一口气读完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可以好几个周末闭门不出，随着孙少安、孙少平两兄弟的命运变化而悲而喜。那时我觉得，书里藏着一个比现实更辽阔、更深刻的世界。没想到，这份对文字的痴迷，最终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职业。2012 年一个细雨蒙蒙的春日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叩开了陕西旅游出版社的大门。自此，我的生命轨迹便与“编辑”二字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再未分开。

初入行时我热情满满，却茫然无措，给我“当头一棒”的，是部门承担的重大项目——“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丛书”，整整 107 卷。看着堆积如山的稿件，听着前辈讲解体例、格式，我如同听天书。那些陌生的校对符号，那些需要甄别的专业术语，那些结构混乱、需要润色的书稿，像一团乱麻，让我瞬

间跌入冰窟。我甚至怀疑自己：我能行吗？

记得那些加班的夜晚，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。我对着一段两百字的文字反复修改，五遍、六遍，甚至七遍。删了又写，写了又删，就为了找到最准确、最流畅的表达。挫折感时常袭来，但万幸的是，我遇到了编辑生涯中最重要的引路人——南老师。他从未因我的生涩笨拙而不耐烦，总是温和地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多写、多看，感觉自然就来了。”他的案头总是堆满书籍与稿纸，略显凌乱，却透着一股令人安心的力量。当我终于独立审读完第一本稿件并通过他的审核时，那种成就感，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他不仅教会我如何审稿、如何与作者沟通，更以身作则，让我明白了“编辑是文字的医生”这句话的含义。

这套丛书一做便是两年多。七百多个日夜的打磨，让我这个战战兢兢的“菜鸟”逐渐摸到了编辑工作的门路。部门的同事为了共同的目标，一起核对史料、讨论体例、互相检查疏漏。南老师那张“乱中有序”的办公桌，还有他永远在寻找“失踪”文件的趣事，成了我们紧张工作中的一抹暖色，也成了大家偶尔拿出来打趣一番的笑谈。那种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的氛围，让我真切地明白，出版从来不

是一个人的孤独劳作，而是一群人智慧的结晶。尽管后来大家岗位各有变动，但那份在工作中结下的情谊，每每想起，总让我感觉温暖而有力。

十四年光阴流转，案头的书稿换了一摞又一摞，可我对这份职业的敬畏与热爱，在岁月的淘洗中愈发清晰。尤其是站在 2025 年这个节点上回望，这一年无疑是我职业生涯里分量很重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我几乎从头忙到尾，直属领导总在身后鞭策着我，催着我完成一件又一件工作。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也想偷个懒、歇口气，可他的催促反倒像一股推力，让我停不下来。好在，这一路的奔波劳碌都没有白费，部门的出版方向终于理顺了，几个重点项目也陆续落地。也正是这一年，我越发确定，编辑的价值不仅在于守住文字的大门，更在于以书为媒介，为这片土地的文化脉络找到最贴切的表达方式。

2025 年，我遵循本社的出版方向，在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下，重点策划了三个项目。

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

当我第一次接触到《木华黎》这个选题时，便被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深深吸引。我们特邀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艾克拜尔·米吉提为本书执笔。这位获得哈萨克斯坦国家荣誉称号的作家，以其独特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笔触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木华黎。策划过程中，我与作者反复沟通：如何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之间找到平衡点，如何让这位沉睡在榆林大漠中的历史人物的故事，在今天的文化交流中焕发新的生机。每一次

讨论，都让我更加明白出版工作的深层意义——我们不仅是在编辑一本书，更是在编织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。

重返文学现场的震撼

接着是“我的六件半拉子工程”，这是“文学陕军”代表人物高建群的一部特殊手稿。说是“半拉子”，实则是作家六部长篇小说代表作的最初形态，包括《最后一个匈奴》《统万城》等珍贵文本。这些带着温度的手稿，记录了文学作品从萌芽到成形的过程。我清晰地记得，第一次在高建群老师的工作室看到那些泛黄的纸页时，那种重返文学现场的震撼。我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编排方式，让读者能看到一部作品如何从粗糙的雏形，经过反复打磨，最终成为精品的过程。这不仅是对一位作家创作历程的还原，而且是对“文学陕军”精神图谱的一次深度呈现。

让旅行多一分厚重

最后，让我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是“行阅中国·跟着特级导游深度游丛书”。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的今天，我深知读者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攻略，而是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文化解读。我们邀请那些被评为“国家特级导游”（以下简称“特导”）的行业翘楚，以第一人称讲述景点背后的历史纵深与人文细节。从体例设计到内容把关，我坚持每一册都要跳出“打卡式”旅游的窠臼，要让读者跟随特导的脚步，真正读懂一座城市。这不仅是一套旅游指南，还是一次出版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探索，我希望它能成为读者行囊中那本有温度、有分量的陪伴之作。

这三个项目如同一块三棱镜，折射出我对出版的不同理解：《木华黎》

代表历史的纵深与横向的国际视野，《我的六件半拉子工程》呈现文学的本真与创作的秘密，“行阅中国·跟着特级导游深度游丛书”则聚焦当下的生活与行走的哲学。它们让我在案头工作之余，得以与历史对话、与文学谈心、与时代同行。策划这些书的过程，有无数个与作者反复推敲的深夜，有在会议室里激烈争论的片段，也有因一个细节的落实而豁然开朗的瞬间。正是这些具体的、琐碎的、充满张力的工作片段，拼成了我编辑生涯中最生动的画面，也让这一年忙碌的足迹显得格外扎实。

编辑工作，亦有辛劳与不易。它要求你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信息中保持敏锐与专注，要求你不断学习新知识、拥抱新技术，不敢有半点懈怠。然而，所有的疲惫，都会在几个瞬间被彻底治愈：当你在书店角落，无意中看到有读者正捧着你在编辑的书沉浸其中时；当你听到作者真诚地说“这本书有你，真好”时；当一本倾注心血的书终于下印厂，你轻轻抚摸着封面上凹凸的纹理时……那种满足，远胜于任何外在的荣誉。它让你坚信，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，你真正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上的一环。

从一个单纯的阅读爱好者成长为一名职业出版人，十四年过去，变的是身份和技能，不变的是对文字、对书籍的那份赤诚。这份热爱，让我在凌晨 4 点校对完最后一遍清样，看到窗外晨光熹微时，感受到的不是疲惫，而是踏实；让我在平衡工作与家庭倍感压力时，仍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同时，它也让我懂得，编辑的舞台不仅在案头，还在与作者的每一次思维碰撞中，在与读者的每一次心灵共鸣里。

窗边，午后的阳光静静地落在手旁的稿件上。再过一会儿，就该开始审下一部书稿了。

时评

经风历雨，读书 仍是这么好的事

8 月 12 日，虽然“白海豚”欲走还留，但 2026 上海书展仍在无数书迷的牵挂中准时开门迎客。朋友圈里已经有无数人晒出行程：有出版人从黑龙江、北京南下，有作家从广州甚至大洋彼岸再三改签机票执着飞来，目的地都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上海书展。到底是什么力量，让人们愿意穿越风雨，赶赴一场关于书的约会？

台风带来的是出行的不确定，但比天气更值得关注的，怕是不止两种风雨。一种风雨，来自互联网。短视频把时间切成注意力碎片，深度阅读被不断边缘化，人们习惯了竖屏、小窗、划走、跳过，三秒决定读不读。第二种，来自 AI 的突进。大模型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书评，五分钟就能“读完”一本书，知识生产的门槛被拉平，连孩童们都不禁会问：“我们还用得着自己一页一页翻书吗？”

但恰恰是这九重风雨叠加，才让读书这件事显得格外珍贵。

读书是抵抗碎片化的锚。当注意力成为稀缺品，拿起一本纸质书，就意味着你

主动从湍急的信息流中抽身，给自己划定了一块不受打扰的飞地。“互联网时代，文学是那股让我们转向内心的精神力量。”英国作家珍妮特·温特森这样坚信。

有趣的是，我们正见证一场反向的潮流。当整个影视行业拥抱数字技术和 AI 幻觉时，电影导演诺兰选用了胶片和实景拍出了一部新作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部电影在 2026 年的夏天推动《荷马史诗》原著在多个国家再版热销。观众在银幕前被恢宏的视觉震撼，散场后却回头去找三千年前的古老文本——这看似悖谬的现象揭示了一个真相：无论视听技术如何炫目，人们对“原本”的渴望从未消逝。技术越是铺天盖地，越是映衬出纸质阅读不可替代的分量——那种在字里行间亲自勘探、用自己的节奏想象和思考的体验，是任何二度创作都无法交付的。

读书也是确立主体性的方式。AI 可以生成文本，但无法替你体验思考的曲折；它可以总结观点，但无法替代你在字

里行间与作者对峙、共鸣、辩驳的过程。当知识变得唾手可得，真正拉开差距的，恰恰是那种沉下心来、与一本书较劲的能力。换言之，读书让我们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之外，保有一条自我探索的路径。

更重要的是，读书是一种确认——确认即使外部世界时有风雨，我们仍然保有向内求索的定力。

上海书展盛大开幕，那些顶风冒雨赶来的人，或者来找一本等待已久的新书，或是翻淘一部久寻不得的旧版，更多人可能只是为了在书香弥漫的热闹人群中，感受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的默契。

台风会过境，互联网热点会更迭，AI 的浪潮也会找到它应有的位置。但每年 8 月，依然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赴一场笃定的约会。

风雨再大，读书仍是这么好的事——不是因为读书能改变天气，而是因为它能改变我们面对坏天气时的心境。

来源：上观新闻
作者：邢晓芳

从『挑错』到『共建』，博物馆应有『打开门』的自信

近日，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内一处提示牌，被一位小朋友指出牌上将“匕首”写为“匕首”“单刃”写为“单刀”“宗教”写为“宗教”等，可谓错字连篇；浙江省博物馆“地球的红飘带”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，“休息”写成“休息”“红军”写成“红军”……错误之低级，令人咋舌。

公众给博物馆“找茬”、较真细节纰漏，并非吹毛求疵，而是大家默认：博物馆是承载历史、传播文化的权威阵地，容不得敷衍了事、粗制滥造。

虽说“零差错”客观上很难实现，特别是涉及复杂的历史考据，但出现一些多看一眼就能“扫雷”的低级错误，没有任何开脱的余地。深究根源，从来不是考据难度太大，而是工作态度松弛、审核机制形同虚设。依赖机器图文转换便直接上墙、把内部工作记录当成正式解说文案对外展示，这般粗放潦草的工作方式，尽显敷衍与懈怠。

被动挨批、被动整改，终究治标不治本。想要根治低级错误，博物馆内部既要严把审核关口，又要跳出封闭保守的思维，主动拥抱公众监督。

有些博物馆的做法值得借鉴。被网民纠错后，河南安阳博物馆发起“全民挑错·共建文博”活动，指出错误可获得奖励。鼓励公众充当“品质监督员”，把被动的“挑错”变成主动的“共建”，既有利于集思广益，又能让博物馆变得更“亲民”。

古人吕不韦编撰《吕氏春秋》，悬千金于城门求一字之

改。这份自信源于字字打磨、句句推敲的极致专业。对于博物馆来说，在效仿“一字千金”的形式时，也应该吸收其内在精神：用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去赢得权威、建立自信。

眼下，一些博物馆也不妨扪心自问，自己是否拥有这种“打开门”的自信？

来源：人民网
作者：金台岩

漫闻天下

“诱饵”

“猫咪不花钱，只需每月在指定商城购买猫咪用品，就能领养回家。”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近期，“免费领宠”成为部分商家新型引流套路。一些年轻人把宠物抱回家，迎来的却是“分期付款”协议，即便宠物死亡也无法免除还款义务。

看似诱人的“免费领宠”，实则是将宠物本身成本及相关用品开销都打包纳入所谓的“宠物贷”，使消费者陷入“领养即负债”的境地。一些消费者签订合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贷

款，更没时间仔细看条款细节，到头来陷入因违约而支付高额违约金或面临征信受损等风险。一些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买家“上钩”，分期支付高额费用，这种行为不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，还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。针对这种捆绑消费、暗藏贷款的套路，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消费者也要仔细甄别、理性消费，别让爱宠之心使自己成为被收割的“韭菜”。

来源：中工网 作者：韩韞超



赵春青 / 绘